

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四

地部十九

巖

巖

穴

谷

嶺

說文曰巖者崖也山邊謂之崖

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孔安國注曰使百官

以所夢之形像經營求之外野得之於傳巖之溪

晉書曰許詢移居臯屯之巖常與沙門支遁及謝安石王

羲之等同遊往來今臯屯呼為許度巖

齊書曰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

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

盛弘之荊州記曰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

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為目巖

又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廻向鷓尾石室數十所行過者皆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尸置彼石室中中褐香炉此外無所須也葬數年尸猶儼然今舟行者過其山渚長聞香氣咸歎異焉

水經注曰層山石室中有積書卷矣而世士罕有達者因謂之積書巖

鄱陽記曰香巖在貴溪縣東五里舊名腥腥巖昔術者許旌陽斬蛟於此巖下因此名焉又以板塞巖口尋蛟潛通洪州橫泉井每至天景澄霽見水底板木存焉後人惡其名遂改焉

又曰弋陽嶺上多密巖元嘉中有人見其巖凶有三鐵鑊可容百斛中生蓮花他日往尋不知所在

穴

說文曰穴者室也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蟄虫在穴內皆墜其戶

墜謂全閉之也避殺

氣也

史記曰司馬遷登會稽山探禹穴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父昌生后及生子況況遷大

鴻臚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

若冬啓夏閉乃必有兵

郭璞曰今鄴西有鼓山上有石鼓象縣著山旁鳴則有軍事与此穴

殊象而相應

莊子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越人無

君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燻之以艾承以玉輿
淮南子曰治鼠穴而壞里閭

水經注曰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
於石穴約能中者衆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各
令乘土舡約浮者當以爲君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
廩君

又曰江陵有駕部口宋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
負帝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
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穴爲龍穴焉

又曰夏平縣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是
神農所生處也

又曰大洪山巖嶂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
素崖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沉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

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

庭
風土記曰太湖中山有洞穴傍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

續搜神記曰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舡取樵見岸
下土穴中水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水流上有深山有人迹
異之相謂曰可試入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鄣入
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上

外國圖曰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方三十里春風自此
出也

又曰神丘有火穴其光照千里去琅琊三万里

荊州圖記曰廬縣有馬穴山傍有地道漢時常有百疋馬
出其中形皆小似滇池馬今遂名其處曰馬穴

又曰縣北九十里有趙屬山傍有石臺高十五丈廣三丈

有穴深一里內甚平整虛寂謂之仙穴

錢塘記曰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十數步有水廣丈餘昔有人採鍾乳見龍跡聞穴裏搔搔有聲出

宜都記曰佷山縣有文石穴平居無水有渴者至請乞輒得水戲乞則不得

又曰自西陵北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穴嘗有白馬出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里

武昌記曰蕪菁山有龍穴其水深闇少得入者人採鍾乳乘火而入下有水深數尺多有蝙蝠來撲火

江乘地記曰西南二十里木廬山有鍾乳穴

鄭緝之東陽記曰北山西崖有石床流水澆灌其側又有石田如稻田云堂裏有洞穴有人常於此採鍾乳入十餘

日糧絕而穴不可窮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有孤山直長百餘丈東北有二穴寥寥然杳杳然便是雲霞中館矣

又曰滎陽郡北三十里有何家巖傍有一穴始入幽峽而甚闇昔有採鍾乳者至此見有書三卷竹一枝

潯陽記曰赤山下有石穴有人取鍾乳者經宿不知所窮水恒流出深處浮乃得過得數里輒見有光明聞裏有聲若霹靂此人遽出竟無以測遠近有仙鼠常撲火

鄧德明南康記曰西南有通天穴四壁石色似書丈六像下有石床有石子彈丸聚有一角

又曰平固縣西覆笥下有洞穴穴口可廣五六尺高五尺餘昔有人採鍾乳深入爲暝不得出遂留住宿忽聞頭上有篙舡之聲

北征記曰姑孰有井山有九穴與江通

吳郡臨海記曰虞縣有穿山下有洞穴昔有在海中行者
率帆從穴中過

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風穴口大數尺
名爲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
風吸之經月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則知溪穴潛通

玄中記曰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孔西北通崑崙
婁地記曰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純石巉巖木唯松栢山有
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並有青
泉流出西北一穴偃僂纔得入穴外石盤礴形勢驚人穴
裏如一間堂屋上高丈餘恒津潤四壁石色青白南壁開
處側有得入潛行二道北通琅琊東通武縣西通長沙巴
陵湖吳大帝使人行三十餘里而反云上聞有浪聲有大

蝙蝠如鳥拂殺人火穴中高處火照不見穴有鷲管鍾乳
冰寒可得入春夏不可入

郡國志曰虔州歸義山夢水出焉有石室金色號爲金穴
室內常有金鼠出入

又曰瓜州常樂縣縣有風穴恒以大石棧之若開暴風起
連日

又曰循州有龍穴潜通于海傍于洞庭

吳都賦云目龍川而帶垠是此也

又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穴太
元初人入穴見古書二十餘卷焉

會稽記曰郡有禹穴案漢書司馬遷傳云上會稽探禹穴
又有禹井

楊都云入洞穴出蒼梧注云在零陵言人從禹穴入至蒼梧

出也

周地圖記曰順政郡丙穴以其口向因以爲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復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聯綿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即左太冲蜀都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是也

武陵記云鹿山有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蠻入射鹿逐入一石穴穴才可容人蠻人入穴見有梯在其傍因上梯豁然開卽桑果靄然行人翱翔不似戎境此蠻乃杜楫記之其後尋之莫知所處

谷

說文曰泉通川曰谷

易曰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唯葉萋萋

又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左傳曰莫敖縊于荒谷

盛弘之荊州記曰今竹林是也

爾雅曰水注溪曰谷

蜀志曰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唐書曰王龜字大年性簡淡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起第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又曰江海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

太平五十四
又曰知其辱爲天下谷

栢子曰昔齊桓公入谷問父老曰此何谷荅曰謂臣愚名爲愚公谷

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從山中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者一百二十中者百餘歲

漢武故事曰上微行至栢谷宿於逆旅

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生黍穀今名黍谷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爲長宮於深谷之中三旬不出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也

虞喜安天論曰日月行於飛谷謂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且谷有水躰日爲火精水火不共器得無傷日之明

乎

水經注曰今居縣面北塞外瓦街容水文成龍試攪破之
尋手成龍畜生將飲皆畏而走又燉煌西有馬蹄谷漢武
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而得之甚以爲竒故賦天
馬之歌

秦州記曰古有神婦負土欲塞谷繩絕墜負押木因成二
樹其大數圍

尋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嶺有劉成谷天欲雨
輒聞鼓角簫笳之聲

戴延之西京記曰梓澤去洛城二十里澤在金谷之中朝
賢所集賦詩是石崇所居

郡國志曰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將姜維勦五部
溪堯之所

又曰王喬谷俗謂太公即王喬所隱處谷有喬堂歲常祀之

雲陽記曰龍谷水出雲陽宮東南

又有鄭泉云漢時鄭朴字子真隱於谷口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時人亦因子真所居以爲名也

又有冶谷封禪書所謂谷口是也去雲陽宮八十里出鐵冶鑄之所因以爲名入谷便流潦沸騰飛泉激兩岸峭壁孤豎盤橫枕谷口凜然凝冱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夏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又云入冶谷二十里有百里槐樹樹北有泉名曰金泉按此樹猶存金泉西南百步谷中今有毛原監也

十道志曰大谷在鞏縣東五里

張衡東京賦曰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

陳思王洛神賦曰經通大谷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皆謂此也

嶺

廣州記曰有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也

南康記曰秦始皇略定楊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第一塞上嶺即南康大庾嶺是第二騎田嶺今桂陽郡臘嶺是第三都龐嶺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第四甯渚嶺亦江華郡白芒嶺是第五越城嶺即零陵郡南臨源嶺是也

談藪曰光州西北有一嶺高峻北臨滄江齊尚書郎崔挺遷光州於嶺上欲立觀宇故老云北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風迅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果無風雨之患挺還歸尋為雷風所毀後不能立

吳地志云南野縣有大庾嶺通廣州

晉太康地志嶺峻阻螺轉上踰九磴二里至頂下七里平
行十里至亭一名橫亭一名塞上嶺

建安記曰建安縣有禱嶺與泉州分界言嶺高禱而方過
又有飛猿嶺喬木造天猿猿之所飛走故曰飛猿嶺

歙州圖經曰海寧有容嶺有木石糖出樹空石罅中百姓
每採之

又曰黟縣有墨嶺上有石如墨色軟賦士人取以為墨

又曰婺源有甘子嶺此地本無甘樹唯此忽有一株因以
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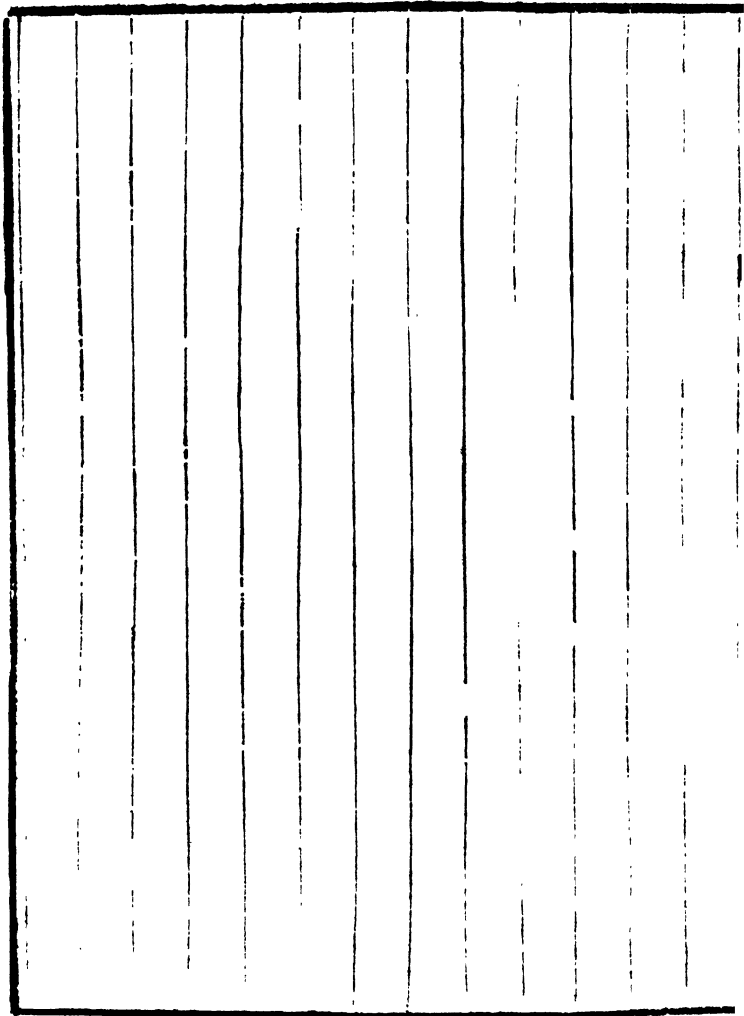
輿地志曰東陽畢嶺之下有錢嶺往往人於此嶺下獲大
錢俗謂之錢嶺

又曰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拒若楹柱

有石人象執卷之狀

雷次宗豫章記曰西山中峯最高頂名鶴嶺即子喬控鶴
經過之所壇在鶴嶺之側雲景鮮美草木秀潤異於它山
山側有土名控鶴鄉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五

地部二十

窟

野

郊

窟

禮記曰古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擊鍾焉朝至未巳朝

者曰公焉在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窟室也

史記曰吳公子光之謀王僚也專諸謂曰王僚可殺也公子光乃伏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專諸擘魚因以刺王僚王僚立死

戰國策曰馮煖謂孟嘗君曰兔有三窟僅得免死君始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乃西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於其臣孟嘗君諸侯先迎者國富兵強梁王乃

聘以爲相齊王聞之懼乃請反國馮煖使請先致祭器立宗廟於薛三窟已就煖之力也

晉書曰王衍用弟澄爲荊州從弟敦爲青州曰荆有漢江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吾留於此足爲三窟

王隱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時人於汲縣北山上窟中得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秦山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淮南子曰鳥飛反鄉兔走歸窟

典略曰蘇秦與張儀始俱東學於齊鬼谷先生皆通經藝

百家之言鬼谷弟子五百餘人爲作窟深二丈曰有能獨下在窟中說使泣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矣秦下說之鬼谷泣下沾衿秦與儀記一體也

又曰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則罵以刀劍擊之不中而後止布恐終被害乃私與司徒王允及尚書令士孫端謀養死士於窟室三年四月天子疾瘳卓詣宮賀布先置死士以邀之卓嚴駕出馬躡不肯行心恠之欲還布勸使行到宮門入掖門死士交戟刺卓墮車顧布所在布下馬曰有詔遂殺之

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仙窟請雨輒得也

神仙傳曰李意其蜀人於成都角作一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髮長剪去之皆使長五寸或百日二百日三百日不出窟

郡國志曰相州隆慮山有一洞去地千仞俗謂聖人窟下有小山孤竦謂之玉女樓仙人臺亦曰香爐峯也

又曰馬邑白道齊坂有土穴出泉即琴操謂飲馬長城窟也

秦州記曰河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術窟深四十餘丈高四十餘丈中有三佛寺流泉浴池鑿石作丈六像三百餘區其西二里則曰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亦有泉

水藏古書五卷

唐術時亮皆古之孝行士也

又曰州圖經曰唐術窟在郡西龍支谷彼人亦罕有至者其窟內有物若似今書卷因謂之精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古仙所居耳羌胡懼而莫敢近又謂鬼為唐術故指此為唐術窟

豫章記曰豐城縣有雷孔章掘神劍窟方廣七八丈

王韶之南康記曰神源下流百里有峽兩岸皆高山峽下

數十里有蛟龍窟時時有霧氣者宿云此通南康縣去此
穴由百餘里嘗有宿其口者夜遇暴雨水器物乃流出彼此
如其然

野

說文曰野郊外也

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又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王弼曰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也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又曰大野既潯東原底平

又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孔安

地在安邑之西

又曰高宗夢得說審厥象傍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又曰王曰來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

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

又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復用

又曰武王伐紂至于牧野乃誓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林有撲檝野有死鹿白茅純

束

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又曰葛生蒙楚蔭蔓于野子美亡此誰與獨處毛萇曰喻婦人外成

於他家謂其君子從軍未還未知死生

又曰蝟蝟者蜀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鄭玄曰蜀特行夕處

來野有似
勞苦者

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又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婚姻之故言就爾居

又曰我征徂西至于芄野

又曰彤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又曰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玄曰京地衆民所居之野
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也

又曰駟駟牧馬在坰之野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

人曰向刈薪亡吾箸是以哀也非傷亡箸其不忘故也

禮記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

邑周視原野脩利堤防

又曰舜勤衆事而野死，縣郭洪水而殛死。

周禮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墟壇與
皆塚也

又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又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野荒民散，則削之。

又曰：甸師掌共野果，菰之薦。

又曰：遂人掌邦之野，九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

掌其政治，禁令九國，祭祀共野牲，野職九賓客，今脩野道。

而委積。

委積於
廬宿中

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皆有地域溝樹。

之入野，職野賦于王府。

又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野之道路，宿。

息井樹。

又曰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亦刑

法也功農
功力勤力

又曰縣士掌野合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戎令而聽其獄訟
左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鄭伯亨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
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又曰崔氏之亂申鮮虞僕僨於野以喪莊公楚人刀之遂
如楚為右尹

又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令裨謀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又曰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焉

又曰齊悼公使朱毛遷安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爾雅曰邑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春秋合成圖曰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
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

管子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

野無吏則無蓄積

野無田夫則人墮
本業故無蓄積

又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其耕之不深耕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
荒者不必境其野草田多而闢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

野

淮南子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其馬
而擊之使子貢往說之畢辭而弗能得乃使馬圉往說之
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又曰上遊乎霄雚之野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霄雚

垠鄂無形之貌也霄讀緜納霏讀若翟氏之翟也

國語曰曰季使舍於冀野賈逵曰曰季晉冀野晉地冀缺釋其妻饁

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曰冀芮之子也與之歸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車士將車者商子姓也鉏商名也採薪於

大野獲麟焉折前左足載歸叔孫以為不祥棄郭外告孔

子曰磨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曰麟也孰為來哉孰為來

哉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搏木之地青差之野高誘曰青差東方之野也

帝王世紀曰黃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

又曰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又曰湯時大旱殷吏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謂自當

遂齋戒剪髮斷爪已為牲禱於萊林之野告於上天已而

雨大至

又曰棄恤民勤稼蓋封地方百里巡教天下死於黑水之間潢渚之野

又曰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荆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之分鶉火之次也

焦贛易林曰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庭拜治水土又曰多載重負捐棄於野徒勞但苦願無誰子

水經注曰自朝歌以南陞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毋野矣

郊

說文曰距國百里曰郊

爾雅曰邑外曰郊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同人于郊無祗悔

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又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禮記月令曰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

於東郊

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

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又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周禮曰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

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又曰正歲帥其屬而慮禁令于國及郊野

去國百里爲郊外曰野

又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

于郊

有司大司馬之屬鑿鑿也
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

漢書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其日
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六

地部二十一

陸

京

阿

峴

隴

堆

墟

培塿

陸

釋名曰高平曰陸陸漉也川流漉而去也

說文曰陸高平地也

周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王弼曰陸高之

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

又曰莫陸夬夬中行無咎

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應先於河瑞應之至聖人殺龍

龍不可殺皆感氣也君子得衆人之助瑞應先見於陸瑞

應之至君子殺虵不如龍陸不如河

焦贛易林曰山没丘浮陸為水魚燕雀無巢民無室廬

又曰鳧池水廉高陸為海江河橫流魚鱉成市

尚書曰惟衛既從大陸既作孔安國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也

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

又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毛萇曰陸非鴻所宜處也

周禮曰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作

樂動聲儀曰土肥饒原陸隘狹斯生奢侈之俗也

漢書曰禹陸行載車

又曰秦地有鄠杜竹林號曰陸海

又曰鄒陽奏書吳王曰高皇帝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

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魏名臣奏曰執金吾龐延秦其山居林澤有火耕畚種而

平地平陸雖有往古耒耜區種之法就其收者適可䟽食

不足寶食也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生時其家堂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

文子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

老子曰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陸行不遇兕虎

自然遠害不

干入軍不被甲兵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王充論衡曰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

應劭風俗通曰荆鯿令死亡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鯿令至岷山下邑起見蜀望帝使鯿令鑿空山然後蜀得陸

處望帝自以德不如以國禪與鯀令爲蜀王號曰開明傳
傳子曰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又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
棄矣

六韜曰天下之人陸沉於躬久矣

傳咸肩賦曰水不策驥陸不乘舟世無爲而俎豆設時有
虞而干戈脩

夏侯湛春可樂曰春可樂方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迥
眺方超矯駕乎山嶠

又秋可哀曰秋可哀方哀南畝之菜荒旣採蕭於大陸方
又刈蘭乎崇岡

又梁田賦曰嬉于夷寧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
之疆畔方觀遊雉之逸形

京

說文曰京人所爲絕高丘也

毛詩曰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毛萇曰京高丘也

又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珏如京

又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彼高岡無矢我陵

爾雅曰丘之高絕者曰京

張揖廣雅曰四起曰京

應劭風俗通曰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師義亦取此

阿

說文曰大陵曰阿一曰阿曲阜也

毛詩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鄭玄曰文王侵

阮國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又無敢飲於泉及池者也

又曰有卷者阿颼風自南毛萇曰惡人被化而消愷悌君

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又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又曰陟彼中阿言採其芣

又曰考盤在阿碩人之邁

又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又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阿

張揖廣雅曰曲陵曰阿

史記曰黃帝披山通道而邑于涿鹿之阿

帝王世紀曰蚩尤氏強與榆岡爭王於涿鹿之阿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升于九阿郭璞曰今新安縣十里九坂也

嵇康聖賢高士傳讚曰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真體全擇日登遐

樂資春秋後傳曰阿旁宮未成更欲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旁故天下謂之阿旁宮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歌云仰上升絳庭下遊日窟阿頤眇八落外遠指九空遐

董覽吳地志曰曲阿秦時名雲陽太史云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之間故鑿北岡令曲而阿因名曲阿

桓寬鹽鐵論曰晉有河華九阿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脅於田常

微孫楚王驃騎誄曰逍遙芒阿闔門下帷研精六藝採頤鈎

湛方生詩曰發鞞踞平陸秣馬青山阿濁酒炙枯魚鼎食

何必過

袁宏採菊詩曰息足迴阿圓坐長林披榛即澗藉草依陰
酈炎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困洪波秋蘭榮何晚嚴霜瘁
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殖太山阿

摯虞遷宅誥曰惟大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
阿乃卜昌水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惟此良

陸機逸民賦曰相荒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考室

又緩齊歌行曰遨仙聚靈族高讌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
雲鬱嵯峨

峴

從征記曰青峴沙峴一名小峴木多櫨杏

續述征記曰菟頭峴雖無峭嶮然連林脩坂數十里中行
者固亦密勿矣

伏琛齊地記曰萊蕪谷有銅冶峴古鑄銅處朱虛城西有山峴遠而峻今名半車峴

白淵之齊道記曰黃丘北十里有鸞鷲峴下帶長澗東北流經牛山山去此水八十餘里今號曰牛頭水是齊景公所登而歎處

劉楨京口記曰去城九里有白在峴

江乘地記曰城東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經途甚傾嶮行者號爲翻車峴也

武昌記曰城東南有金牛崗崗西有石鼓峴上有三石鼓鼓鳴天必雨

隴

方言曰秦晉之間豕謂之隴

說文曰隴天水天坂也

廣志曰涑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

三秦記曰隴西開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又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

秦州記曰隴西郡東一百六十里得隴山南北亘接不知遠近東西廣百八十里其高處可三四里登此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茫然墟宇杳梓與雲霞一色東人西役升此而顧瞻者無不悲思其上懸巖吐雷於嶺中淵停名曰萬石淵溢流散下皆注於渭故北人升此而歌

始興記曰廬水合武水甚險名曰新隴有太守周昕廟即

始開此隴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着濕衣入廟

堆

爾雅郭璞注曰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

說文曰阜小阜也

又曰巴蜀山岸脅之堆傍欲落者曰坻坻崩聲聞數百里漢書曰揚雄上書曰往者圖西域豈爲康居烏孫踰白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

堆形如土龍無頭尾高者二三丈

水經注曰緱氏山仙者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處得遺篴焉俗謂爲父堆

又曰函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挺者也

又曰瞿堆南絕壁峭峙孤嶮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

嵯峨嶽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
為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
元狩六年開以為武都郡天地大澤在西故以都為目矣
長安圖曰高望堆在延興門南八里

潘岳西征賦曰憑高望之陽隈

梁州記曰南鄭城汧漢上五十里水邊有漢武堆漢武嘗
遊此以為鈎臺後人覩其崇基謂之漢武堆

述異記曰當陽縣南有龍川鳳川云漢帝時八龍五鳳常
遊於此亦呼為五鳳堆

安定圖經曰振履堆者故老云夸父逐日振履於此故名
之

墟

說文曰墟大丘也崐崙謂之墟

史記曰成王伐管蔡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居故商墟
漢書曰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麓之地也

越絕書曰千里墟者闔廬以鑄干將劍處

又曰吳門外鷄坡墟故吳王所畜鷄處也

新序曰齊桓公出見遺墟問諸野人野人曰是號之墟公
曰號氏何為亡對曰善不能行惡不能去所以為墟矣
風俗通曰謹案尚書舜生姚墟

又曰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培塿

說文曰附婁小土山也

左傳曰培塿無松柏

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培塿

墨子曰培塿之沉則生松柏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

不責德故以為仁

風俗通曰培塿者即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小高者名之為培塿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七

地部二十二

林

麓

原

隰

林

說文曰平土有叢木曰林

釋名曰林森也森森然也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

焦贛易林曰山林麓藪非人所處鳥獸無禮使我心苦

詩曰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又曰林有樸欬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又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又曰鷦彼晨風鬱彼北林

毛萇曰北林名也招賢人往從之使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又曰有鷺在梁有鶴在林鄭玄曰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也

又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寘之隘

巷羊牛腓字之毛萇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鄭玄曰姜嫄置后稷羊牛之徑亦以為異也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置人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也

又曰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毛萇曰視彼林中其鹿相輩偶牲牲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

皆言其鹿之不知也

又曰翩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菜藟懷我好音鄭玄曰鷁鳥

止於泮水之木食菜藟改其鳴歸就我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之

禮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又曰林藪川澤有能取蔬食野虞教導之

又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蔡邕月令章句曰叢木曰林受衆流注曰海

周禮曰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又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

鄭立曰平其守者平其地民守林麓之部分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鄭立曰刊剝也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隸

不

又鄭注曰竹木曰林

大戴禮曰高山多林虎豹蕃孕焉深泉大川魚龍交焉

左傳曰楚遠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收隰臯

揚方五經鈞深曰夫鳥遊曠澤之地而北翮者万群虎居

繁林之藪而接豪者千數

又曰夫霜樹落葉而鴻鴈南飛桃林披華而玄鳥入宇

家語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

不為困窮而改節

史記曰殷紂厚賦稅實鹿臺錢盈鉅橋粟廣沙丘苑臺大戲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爲長夜之飲

又曰稷母姜嫄見巨人迹心忻踐之而身動如孕胎居期生子棄之隘巷馬牛不踐徙之林中會山林多人遷之渠中水上鳥以翼覆薦之

又曰單于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

又曰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無鳥獸無毒虫火所不及斧所不至

帝王世紀曰桀爲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使可運舟

漢書曰草木未落斧不入於山林材獮未祭罟網不布於
堊澤

又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後漢書曰法雄爲南郡太守移書屬縣曰九虎狼之在山

林猶人民之居城市

張瑩漢南記樊重家素富田至三百頃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業漆魚池閉門成市

魏志曰曹植上疏曰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蜂蛤浮翔於淮泗颺馳謹譁於林木

臧榮緒晉書曰却詵爲雍州刺史帝於東堂餞之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世祖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之戲耳

又曰華譚移前松滋令袁甫曰枯澤非應龍之泉平林非鸞鳳之窟

又曰王戎少阮籍二十餘年相得如時輩遂爲竹林之遊晉書曰劉靈與阮籍嵇康相遇忻然神解便攜手入林

又曰嵇康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唯阮籍山濤遂爲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阮咸王戎

千寶晉紀曰初管輅過母丘氏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林木雖茂無形可交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後魏書曰魏之先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敞等旣祭斬榦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榦木生長成林其民益神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

又曰太祖道武帝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叅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

又曰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枿盡生成林

顧愷之啓蒙記曰沅林鼓於浪巔注西北海有沅林或方

三百里或方百里皆生海中浮土上樹根隨浪鼓動

山海經曰桃林方三百里在崑崙南夸父山北

又曰夸父逐日走渴飲河不足道渴死其杖化爲鄧林

山謙之吳興記曰於潛縣北有天目山山上衆木甚美非常因名翔鳳林

盛弘之荊州記曰宅上山頂有玉女冢瑩墳整固上有喬木叢生名爲女貞林常有白猿捫遊哀鳴清絕

又曰江陵縣東一百里有綠林山茂林翁鬱襄陽大路經由其西所謂當陽之綠林也

五端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大林春秋魯文公六年楚飢戎侵其西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即此地也

又曰州城東北十二里有曹公林相傳云建安十三年曹操躡劉備於當陽長坂迴師頓此林因謂之曹公林

任豫益州記曰廣平有石紐林禹生處也地方百許里今人猶不敢居止

外國圖曰桂林地多林木無平土衆猴居之無人民去九疑四萬里龜林地險無平土衆龜居之

應劭風俗通曰配林在太山西南五六里金樹木蓋不足言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乘此得及前源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曲未半漁父下舡而來

國語曰康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

越絕書曰麻林者越王種麻於此以爲弩絃故名麻林

麓

說文曰林屬於山曰麓一曰麓者守山林吏也

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麓崩

書鴻範五行傳曰沙麓者山名也

詩文王篇旱麓章曰瞻彼旱麓

山足曰麓

禮記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漢書曰王翁孺徙魏郡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雌陽為雄土火相乘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其地日月當之翁孺生禁禁生元后

漢書應劭曰麓林之大者

風俗通曰尚書云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

原

釋名曰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

書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孔安國曰高平曰原太原今以為郡

又曰大野既潏東原底平孔安國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詩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鄭玄曰文王自知德威謀居善言岐山之南渭水側為萬國所向作民之君

又曰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鄭玄

曰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而無長嘆者也

又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原隰膺膺董荼如飴

又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又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又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

又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周禮曰原師辯原隰之名

又曰大司徒之職辯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

禮曰孟夏之月天子始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勸民也

又曰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
敝也

傳曰晉侯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也

又曰晉魏絳曰昔辛甲之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又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萋萋舍其舊而新是

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志於諸侯若其不捷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春秋說題辭曰原端也平而有度也

宋均曰度法則也

公羊傳曰上平曰原

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
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
之朝市五刑三利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誅
其使者諱而惡之有諸侯之諸必免之

爾雅曰廣平曰原

又曰可食者曰原

郭璞曰可食謂種穀給食也健為舍人曰廣平謂土寬博而平

史記封禪書曰秦文公作鄜時靈公作吳陽上時宣公又
作密下時蓋三時在此原故號三時原

臧榮緒晉書曰宣帝鎮關中諸葛亮攻郿據渭水南五丈原帝禦之對壘相持百餘日俄而亮卒

唐書高祖校獵於華池之萬壽原白鹿見高祖親御狐矢射而獲之

郡國志曰韓馮翊有原按詩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是此原也

又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亦秦晉戰於此地即獲杜回又秦獲晉惠侯以歸之處

裴景仁符書曰符健始皇五年鳳皇降渭濱杜陵南原三日而去

崔鴻前秦錄曰丞相符雄與相溫戰白鹿原晉師敗績

又曰符健攻張琚于宜秋還登石安原而歎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意

又曰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符
健拒之五大原勳敗還

潘岳關中記曰周文王葬於畢長安東南有原名畢原

又曰驪山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故名之

又曰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於
曲池之北亭曰樂遊原

辛氏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
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常食或云夷
叔食之三年顏色如故

戴延之西征記曰河東鹽池東吳坂登七山原每登一原
輒峭起五六里原上平廣不知巨極

周處風土記曰陽羨邑者蓋吳郡之名境原則平坦高阜
岡若伏龍也

隰

釋名曰隰蟄也蟄隰意也

說文曰隰坂下濕也

春秋說題辭曰下濕曰隰二者濕也下而澤也

尚書大傳曰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猶濕也

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毛萇曰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又曰山有漆隰有栗

又曰山有榛隰有苓毛萇曰苓

又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駁鄭玄曰山之有櫟隰

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儺鄭玄曰隰中之桑茂盛

禮曰孟春之月天子祈穀于上帝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七
又季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

傳曰晉曲沃武公伐翼遂翼侯于汾隰駮絰而止夜獲之
及樂共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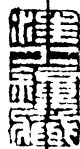
又曰楚遠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收隰臯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八

地部三十三

水



釋名曰水准也平准物也同礦雅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

河洛也瀆獨出其所而入海也

易曰坎為水潤萬物者莫潤于水

又曰水洊至習坎

又曰水流濕

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又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尚書大傳曰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人無以通遠道重

任也

詩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又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又曰濟有深涉也深則厲淺則揭有弥濟盈濟盈不濡軌

盈宜濡不宜喻淫乱犯礼者也

又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就其淺矣求之游之

又曰泌彼泉水亦流于淇

又曰瀏其清矣深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溱與洧方渙渙方

春水盛

又曰楊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

又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言樂道也

禮曰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

殖焉

又曰水之於人親而不尊

又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

又曰祭宗廟水曰清滌

又曰水煩則魚斃不大

又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夫水近於人而易以溺人

同禮曰水有時以凝

傳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又曰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鄭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爲難也

春秋元命苞曰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言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論語曰智者樂水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爾雅曰水別流曰派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波曰淪
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
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沂洄順流而下
曰洧游亦曰汧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由膝以
下爲揭由膝以上爲涉渡水處曰津濟潛行水下爲泳

漢書曰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天
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
可御舟舡令吏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
王商獨曰上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聖政和平世
無變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

果訛言上於是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
言

後漢書東陽人趙炳字公河能越方禁與閩中徐登遇於
烏傷溪水上禁小溪水不流

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丁鴻上封事曰夫
壞崖破巖之水源由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蒨

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魏爲土土水之母
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

晉書曰陸雲先是常着衰經上舡於水顧見其影因大笑
落水人救獲免

又曰佛圖澄傳襄國城墜水源在城西五里其水源暴竭
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
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悉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日水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
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

又曰鄧攸爲太乎中庶子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
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又曰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沒諸水中欲觀其怒旣出便大
笑

齊書曰陸慧時爲征虜功曹與叅府軍沛國劉璡同從述
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吳間張融與陸慧並宅其間有水此
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

唐書曰新豐鸚鵡谷水清代傳云此水清天下平開皇之
初暫清尋濁至是而復清

又曰乾元中嵐州上言合河關黃河水四十里間清如井
水經四日而變

又曰楊朝晟爲邠州刺史奏方渠合不波皆賊路請城其地以備之軍次方渠无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蚘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淳泉軍人仰飲以足

又曰孔若思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滿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列子曰禹治水土迷之一國无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名曰終北有山名壺領頂有口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又曰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

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渚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与微言耶

又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孝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孝泅不孝溺而利害如此。莊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又曰秋水之至百川灌河流之大也兩崖涖之間不辯牛馬言其廣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矣

又曰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又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鱉不能游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去

又曰水之守土地審无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

又曰水靜則明燭鬢眉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舟也無力

文子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水之為道也廣不可極莫知

其言深長極无窮遠淪无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涌出日

不可測曰耗出川枝流曰咸九野注之曰益過

於不訾者此過尾闈入大壑入无底谷

又曰水濁者魚噞喁

又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青青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又曰水之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

潤澤

又曰猶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墨水曰古語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

鏡於人則知吉凶

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流者故曰水之材也夫水

淖溺以清好仁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至滿至止正也流

則至平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趨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准也者五量之宗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故水藏万物產金石故曰水神凡有五害水一也旱二也風霧雹霜三也厲四也虫五也五害之屬水最為大水有大小有遠迩水出山而流入海命曰經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於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无所

私澤及跂蹠

跂蹠行也蹠微小之至也

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

也既

德施百姓而不費

德澤加於百姓不以為己財費也

行不可得而窮

極也

流膏不止

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无創射之不傷斬之

不断焚之不燃

水之淖溺流道錯繆相紛

紛通逸也錯繆相紛波相糾也

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

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所載无有重是其強

也濟通也

動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

其飛与雲雨无所

不遭迴川谷之間

遭迴猶委曲也

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

天地取與授万物而無所前後皆

所公

一也公私

靡濫振蕩与天地同鴻

同鴻大

无所左而所右蟠

委錯抃輻與万物始終流轉是謂至德

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

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

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无有入於无

間

是水也

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

於生有益

夫无形者物之太祖

也无音者聲之大宗也

生有形故為物太祖也

也

无音故為聲太祖皆大也

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于无形乎

光無形道所貴也

而不可毀

故孫為形也

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

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自有蹠无而以

衰賤矣

出生出無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情欲也

不能復得道家所以衰賤也

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

也約要虛而恬愉者万物之用也

万物由之肅然應感然

反本則淪於无形矣所謂无形者一之謂也

一者道所謂之本也

一者无疋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

下貫九野

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

負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

一弃

无根言微妙也

懷囊天地為道開門

開道之門

穆恣隱閔純德獨

存

穆恣隱閔皆无形之類也純不雜揉也

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

既勞也

又曰夫水之性若拙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也

土填滿之也

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

下衰雖有腐髀流澌弗能

汗澌

腐髀骨也其性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

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則

民性可善而風俗迁矣

又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是謂六水白水宜玉
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
宜麻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漢水重安宜竹箭
又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
輕遲水人重

又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

又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

又萬畢術曰方諸取水

方諸形若杯无耳以五石合治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

來

抱朴子曰火出於陽燧陽燧負而火不負也水出於方諸
方諸方而水不方

又曰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

又曰左慈以氣禁水水為逆流一二丈禁水着中庭露之

大寒不冰

尸子曰九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顧子曰頽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深流万世是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是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是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是智也

孟子曰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

又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也

又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苟為无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會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无分於東西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也

又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孫卿子曰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

問於孔子所以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柔也而无爲也似德其浩々乎不屈似有道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大戴禮孔子家語並有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九

地部二十四

水下

水災

救水災

水下

晏子曰景公問廉政何如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其濁
无不塗其清无不掃。揚子法言曰或問進曰水或曰為
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

李軌注曰水滿坎而

後進人博
孝而後仕

瑞應圖曰共工氏受水瑞百官師長以水為号蒙水瑞水
也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焉

韓詩外傳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大小似有智者重而
之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
歷險致遠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万事
所平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

又曰冬不數浴非愛水也

又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奔吳至溧陽溧陽女子擊縹瀨水之上子胥過跪而乞食女子簞飯壺漿而食之子胥食而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已自投瀨中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瀨上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瀨水而去後有嫗行哭而來曰吾女年三十不嫁擊縹於此遇窮人飯之恐事泄投水而死乃取金歸

物理論曰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

又曰九州之外皆水也余在昔會稽仰看南山見雲如瀑練方數十丈其声硠礚須臾山下居民驚駭洪水大至列仙傳曰負局先生上吳山語下人吾欲還蓬萊山為汝

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下服之多愈疾
楚詞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
足○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
萬物無不潤

山海經曰剡山有獸焉名曰合窳見則天下大水高箭之

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水也郭璞注曰河東

水窟出山上俗名曰盞漿即此類也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寒

暑之水

又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河羅之

魚一首而十身

又曰少陽山酸水出焉東而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借

曰上有赭下有鐵

水經注曰欒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笙興於豚水

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間足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損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又曰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遊浮碣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碣水取龍子與弟子期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果乘赤鯉出入碣中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

又曰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

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母曰妣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

又曰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舩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顛怒冰乃

操刀入水與神鬪遂平溷崖通水路開處即水所穿也

又曰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之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

又曰沁水南歷猗氏開又南與羈羈水合水出東北巨峻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稱之

又曰巴郡魚復縣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池也

又曰溱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青衣水也

又曰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澍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許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

又曰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山名之其水東北流出博南山漢

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賔渡博南越倉津一渡蘭倉爲他人山高四
十里蘭倉水有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
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

荊州記曰夏首東二十里有涌口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
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

楚詞曰過夏首而西滌郭仲產云此水冬斷夏通因名夏
水

述異記曰淮淩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
水

又曰漢沔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
傳李斯刻石於此

龍魚河圖曰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十里去南岸十万里

上有芝著玄澗澗水如密味服之長生

淮南子又載也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天竺有恒水一號新陶水水特甘香下有真鹽也

廣志曰臨川郡有粉水得其水汰粉益潔

盛弘之荊州記曰陽縣西有粉水源出房陵縣取其水爲粉鮮潔異於餘水故因粉爲名也巴郡臨江縣有此水舊常獻之也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衆士女執蘭拂除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上招魂拂除不祥也秦州記曰成紀縣有石曰中水深數尺水旱無增減故名其地爲天水郡

搜神記曰漢末零陵太守有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水飲之而有娠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

上書佐膝書佐推之見仆地爲水

三齊略記曰康浪水在齊城西南十五里康衢則審戚扣牛角歌於此也

述征記曰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弥載及末武北征而激洪流續述征記曰梁郟城西有籠水云齊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瓮汲之勞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遂涌流漂居宇故名曰籠水

始興記曰林水源中有石室室前磬石上行羅千瓮中悉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

名山略記曰僧權道人居晉安霍山晨出澗忽見白水異常飲之甘如體水過甚迅器取得少許以餉陶晉安不復

中飲權壽百三十歲不知其終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有圓水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

隴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

方輿記韶州曲江縣修仁水西南注連水北有三楓亭五渡水齊范雲爲始興太守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借邪流

吳錄地理志曰天門零陵縣有溪水山獸從數十里往飲之越他水則不飲

廣志曰弱水夫餘北其水不勝毛羽世無見者

博物志曰水有濁有清河淮濁江濟清南陽有清冷之水丹水泉水汝南有黃水華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皆類五

色今載其名也汧水不流

郡國志曰隆州析五縣置果州閭中有陰水其民銳氣而善舞也

又曰湓水昔有人此處洗銅盆水暴漲失盆乃投水取盆見一龍銜盆奪之而去故曰湓水

又曰庭州灞水滴滴若以金銀銅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則不漏人掌中亦漏服之少是毛落得仙

論衡曰燧之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曆所不能與其數乎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固相動也

異苑曰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漕句容中道鑿破堙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舡長數十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獲泉源咸謂

是水脉每至大旱餘瀆皆竭唯此巨流通焉

水災

書曰上天降災下昏民螫

又曰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流兒洪大割害也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

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謂水大

赤三日

洪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赤者以火殄水也渭水秦大川者陰陽色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也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三年漢中南郡河陽大水流數萬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永興三年彭城泗水逆流永壽元年洛水溢至津城門漂流人物是時梁冀爭政嫉害忠直

後遂誅滅

獻帝建安二年漢水溢害人物是時天下大亂

古今注曰安帝延平六年河東水化爲血元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爲血不流

京房易曰君酒於酒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

救水災

史記曰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字子輿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況聖主耶言未絕而水去

范曄後漢書曰公沙穆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永壽元年雨大水三輔以東無不漂沒穆明曉占候乃預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災

又曰任文公巴郡人也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以至不可防救宜令民吏預爲
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舩百姓或有信文公頗有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從載白刺史刺史不信至日中
雲起須臾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大突壞廬舍所害數
千人

淮南子曰古者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
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
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
王者謂夏有陰德也周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
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又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媧

積蘆灰以止淫水

太平御覽卷第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十

地部二十五

海

江

海

釋名曰海晦也注引穢濁其水黑而晦也廣雅同

說文曰海天池也

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又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海夷宋均注曰海夷不揚波

論語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河海出雲及千里

春秋感神符曰后妃恣則澤為海

春秋考異郵曰黃星騁海水躍宋均曰黃星土精土安靜躍則失常

史記曰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

漢書曰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

如淳注曰北海也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陳茂嘗為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舡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晉書鮑靚為南海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聚白石煮食之以濟

又曰李洸遼東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還鄉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海莫知所終

王隱晉書曰慕容晃上言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

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
臣自立國及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

韓詩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天下不逆風疾雨海
之不波溢三年矣中國必有聖人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里有大壑無底之谷名曰

歸塘

張堪注曰莊
子云尾閭也

莊子曰東海之鼈謂坎井之鼈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九年十潦而水
弗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涯不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
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樂也

又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厚儵與忽謀報

渾沌之德曰人皆存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又曰肩吾曰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使蛟負山也

又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又曰周顧視車轍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神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

又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爲鳥其名曰鵬將徙於南溟擊水三千里

又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諸涯之間不辨牛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向若而歎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
水旱不加此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外出者也
文子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海以象其大注下以成其廣
淮南子曰彗星墜而渤海決

又曰海不讓水積小以成其大

又曰庶女告天

庶女少寡無子養姑者也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

故告雷霆下擊景公臺隕

景公齊景公也雷擊景公臺隕壞之也

枝體傷折

景公為雷所傷折海水大出

又曰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

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抱朴子曰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此無及也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有致死不赦顏燭進諫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
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
內之

法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

山海經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入焉

又曰桂林八樹在賁海東

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賁隅今番禺也

又曰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炎帝之女遊于東海溺而
不返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遇風舟人危懼皆叩頭
悔過寧息惟誓咎念嘗如廁不冠而已向天叩頭風亦尋
靜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
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將為陵陸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姜肱字伯淮十辟公府九舉有道皆不就靈帝時曹節白帝徵肱隱身遯命浮桴入海名蓋天下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
光嚴渚竦曜星門臺內有金机彫文備制

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之中北面一万里有大帝宮太真
東王公所治處山外別有負海繞山負海水色正黑謂之
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唯飛仙能到其處

玄中記曰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而不已沃焦
者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海渚年年八月有
浮查去來往反不失期此人乃立屋於查上賫糧乘查去
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廓屋舍望見室中多織婦見
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此人何由至此此人即問此

爲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此人還問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晃將乘海討其弟仁襲其不意群臣以凌道危阻宜從陸路晃曰舊海水陵自仁反已來三凍皆成昔光武合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沮謀者斬二月晃親率三軍擒仁賜死

東方朔十洲記曰祖洲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

又曰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尺一千餘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

關令內傳曰天有五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脉

江

釋名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說文曰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嶓山

又曰江至會稽郡爲浙江

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毛詩曰江有沱江有汜

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

氣濇急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唯霸者能獲之使返王遽食之甚美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

能之官倫每至臆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即便渡

又曰吳郡王闓渡錢塘江遭風舡欲覆闓拔劍斫水罵伍子胥風息得濟

續漢書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其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

魏志文帝伐吳至長江而漢曰天固以限南北也

晉書祖逖北渡江中流誓曰逖不靜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又曰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又曰王濬有奇略武帝謀伐吳詔濬造舡於蜀其木柿蔽

江而下

又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叅佐以戲廢事者乃取其補博之具悉投于江

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

孫卿子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檐檐者何也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由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涉非唯下流大耶今汝衣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乎

三十國春秋曰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董覽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諫見亡遂賜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群臣於江設祭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遂解佩與交甫受珮而去去數十步懷中無佩女亦不見

列女傳曰楚昭王貞姜者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者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沉水而死

又曰廣漢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鷄鳴沂流而汲值風雪不時得水詩責遣之妻寄隣家紡績以市珍味使隣母遺姑詩聞追還舍側忽有涌泉出

味如江水

華陽國志又載

論衡曰儒書言伍子胥恨吳王驅水爲濤而溺殺今會稽錢塘丹徒江皆立子胥祠欲止其濤也

袁山松宜都記曰對西陵南岸有山其峯孤秀人自山南

上至頂俯臨大江如縈帶視舟舡如鳧鴈

又曰大江清濁分流其水十丈見底視魚游如乘空淺處多五色石

新序曰禹南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死生命也龍弭耳而逃

吳錄曰步騭表言北降人說北多作而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曰此曹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見呂岱說騭言北欲以囊塞江輒失笑曰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乎

水經注曰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九江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女戲廟像其妻夜夢神人致婢覺言於夫至明恐怖遽發舡引中流而不行妻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

代之而舡得進尋公直知兒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
復下已女於水中將渡遙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
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

風俗通曰江貢也所出珍物可貢獻也

荊州記云江出泯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
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

傅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苟有所逆
衆流不至多矣

